

履痕

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

| 郭敏文 |

下雨了，一下飞机就有一股清新之感。正当我要拎起旅行箱时，一位同机的小伙子很自然地帮我拎了起来，穿过雨帘，直至坐下来，我才向这位不知国籍的小伙子投去深深的谢意。伊斯坦布尔之行，有了一个美好的开始。

土耳其这个国家对于我，之前仿佛是一条平行线，好像没有相交的理由。直至2006年土耳其作家奥尔罕·帕慕克获诺贝尔文学奖，读他的长篇小说《我的名字叫红》，土耳其正式开始进入我的视野。

因为帕慕克，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对于我来说，像是有着一个故友的城市。

此时，我坐在海轮上，航行在博斯普鲁斯海峡，这个海峡又称伊斯坦布尔海峡，它北连黑海，南通马尔马拉海，把伊斯坦布尔分隔成亚洲和欧洲两部分。此时，我正在从对岸的亚洲区驶向彼岸的欧洲区。

坐在露天海轮上，空气湿润清新，滋润肺腑。雪白的浪花跟着船舷奔跑，海风吹拂着头发，鼓动着衣衫，一群群海鸥在游人的身边翩翩起舞，鸣声不断。放眼望去，两岸是数不尽融合了东方和西方元素的建筑美景。

对伊斯坦布尔有了些许了解后，终于，我开始寻访心中的故友帕慕克。

我曾在网上搜索这位诺奖作家在伊斯坦布尔的足迹。“纯真博物馆”跳入了我的眼帘，带着无限好奇，我在踏上伊斯坦布尔之前，沉浸式地读完了这本书——《纯真博物馆》。小说描写了1975年，30岁的少爷凯末尔爱上自己的穷亲戚、18岁的少女芙颂，这个痴情又偏执的男人搜集着心上人触摸过的一切东西……

伊斯坦布尔的纯真博物馆，是帕慕克根据自己的同名小说所建造，需要说明的是，这个博物馆不是在小说完成后建造的，而是在小说情节构思前，搜集展品，根据展品而完成小说的。从中可以看出，帕慕克在写这本书前所做的艰深功课。

午后的斜阳照着我的身影，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，跟着百度地图，在一条巷子的

尽头，右转看到了一幢红色的三层小楼。门是闭着的，轻轻地推开，门又自然地关上了。馆内光线暗淡，用灯光营造着展品的氛围。里面只有三三两两的游人，我猜想都是世界各地的帕慕克粉丝。

展品的开始，是一面墙上镶满了芙颂九年所吸过的四千多个烟头，每个烟头的背后都饱含芙颂的喜怒哀乐。

其实我们不用去纠结这本书的故事是真是假，或去纠结这几千个烟头究竟是芙颂抽过的，还是帕慕克从街边随手拣的。

我觉得：耳坠、项链、手帕等充满三层楼的物件，倾注了这一代人对爱情、对生活、对日月、对历史的深情顾盼，是关于我们这个时代一个具体的人的展馆。帕慕克通过小说主人公的痴情搜集，做到了这一点。所以《纯真博物馆》不是一本纯粹的爱情小说，它的寓意远远大于一本小说。我为自己领悟了这一点而深深地感谢帕慕克，他就是一个永远充满个性的人，而不仅仅是一个作家。

游走在伊斯坦布尔的街头，没有一个目的地，没有一个具体的想法，我在独自游走。还通过渡轮，在海上航行，频繁地穿插于亚洲和欧洲之间。

今天的伊斯坦布尔，充满了历史的神秘，也充满了历史的启迪。它让今天的伊斯坦布尔人活在厚重里，也活在浪漫里。这浪漫里是否也带有那么一点点的忧伤，就像帕慕克？

这里的大街小巷到处是喝咖啡的人，临街的房子总是伸出一部分，在门外总是安放着做工设计精致、充满美感的小巧咖啡桌。无论是早晨、中午、晚上，年轻人或是老年人，人们总是三三两两，或独自一人，在喝着咖啡。有人默默无语，有人倾心交流。他们对咖啡的喜爱，真正已融入到日常生活里。

慢慢地游走，使我记住了厚重而又浪漫的伊斯坦布尔。而记住了一座城，就如同记住了一个人……

人间物语

承载乡愁的“三眼桥”

| 唐咏梅文 |

正是秋高气爽好时节，馨姐姐发来信息：“快来唐虞看看哦，井湾那片火红的花！”在井冈山脚下的唐虞，隶属江西省遂川县草林镇。馨姐姐在草林镇“红色圩场”——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开辟的第一个红色圩场，开着一间清雅小药铺。悬壶济世、相夫教子之余，她喜欢写诗，走在乡间成为一道别样的风景。

周末，约上几位好友从县城出发，还没到草林镇，馨姐姐信息又来：“三眼桥，下车哈。”三眼桥？有啥好看？我心里犯起了嘀咕。

三十年前，我考入县重点中学读书，从百余华里外的山村往县城，每次路过这一处春有浓雾、冬有霜雪的小村庄，司机就会喊：“三眼桥，下车！”尔后，十几年辗转乡镇工作，又在县城里安了家。每当酷暑难当的日子从县城返回乡下，车一到这清凉无比的山中小盆地，心里就知道：“三眼桥，到了！”但我自己，似乎从未深入过这个村庄。

听馨姐姐的，看看三眼桥。一进村口，一弯青砖围栏的清水池塘，稀疏荷叶间仍盛开着几枝红莲。沿山坡缓缓而下的三十几栋簇新小洋楼，错落有致摆在画框似的田园间，红色的屋顶映照丽日蓝天，特别亮眼。记忆中寒酸瑟缩的土坯房早已经不见踪影，山间绿竹清影衬托着白墙黛瓦，古朴宁静。簇新柏油路蜿蜒逶迤，连起一户一户农家，楼院门口种植三角梅、美人蕉，火辣辣怒放迎风飞舞；小角落随意摆放的小盆米兰、香茉莉，米白色花苞吐露清香，牵引寻芳人的脚步。

一座座小楼的雪白院墙内，种着桃李、枇杷、杨梅、青柚等各类果树，圆圆的柚子在秋日安静的阳光里，青绿渐转橙黄。“何园”——我家本姓何；“有燕来巢”——春燕呢喃到我家，新泥筑巢来祥瑞；“孝园”——自是此家多出仁孝子孙；“博士院”——何家一门出了两位女博士，谁说女儿不如男……品读一个个满含书香的小院名字，深深感动：这不仅

是生活富足的山里人安身的美丽田园，更是多少外出闯荡满载乡愁的游子渴望回归的精神家园！

近正午的阳光有了灼热力道，信步来到后山坡一片青青竹林里。青石台阶上坐下来，侧耳倾听风从林梢扫过。瞧，一丛青绿半焦黄的瓜秧下，安静地躺着两只双胞胎似的小南瓜：一个侧卧草丛俏皮地抬起小脚丫，另一个紧紧依偎着枯树桩婴儿般安眠，真真爱煞人！

竹林下，一口方井内山泉汩汩涌流。

在金盆似的小村中央，映入眼帘的一切亮丽清爽，崭新的村委会大楼，门前小广场一片青翠芭蕉掩映着文化墙，诉说着“唐虞”村庄先祖的历史。

据村党支部小书记介绍：唐朝末年，李氏家族为避战乱辗转广东兴宁迁居此地，从此在这里安居乐业，后又在左溪河上筑起三连拱的石桥，因此古村又名为“三眼桥”。后世子孙李安顺为纪念祖辈历史，以示尊祖爱贤不忘来路，更名“唐虞”。听村里人说过：唐姓，其实就是唐朝李氏的遗族，为避祸，从李姓改成唐姓。“虞”有忧虑、担忧之意，寓居安思危、艰难求存的精神。

现在美丽富足的唐虞，原来就是往昔过路人几可忽略不计的“三眼桥”。

我们终于走上建于两百七十多年前、至今仍保存完好的“三眼桥”，三个挂满青藤的半圆石拱与投在左溪河水中的清丽倒影，连成水汪汪的三个圆月亮。上游两百米处，新建水泥桥平整坚实，连接新省道，绕开一片屋场贯通小村南北。宁静夜晚河风习习，村里男女老少踏着月光，手提竹椅来这老桥上纳凉。昔日车水马龙身负重荷的“三眼桥”，已经成了村里人闲暇休息的好地方。

走进新唐虞，走进一处原乡人梦中追寻的桃源新景图。

这座承载着这片土地世代耕读记忆与乡愁的“三眼桥”宛如一位“隐士”——它已回归清风明月，成为历史的见证。

片羽

琴弦上的天籁之音

| 邹萍文 |

惯常以花识树，那么，等花谢了，迷失了它的名字，便好似失落了朋友。

好在，终于从似曾相识的枝干、形色可爱的叶片间，蓦然发现，原来我是认得它的。它的颜色，它无香而耀眼的花朵，都曾经一次又一次地目送夏日的到来和远去。

于是那发现的快乐，也就比拟了从千千万万人中，从瞬息变化的岁月中，重逢了老友的喜悦。也同样具备了“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”的快乐。

《论语》的开篇，当然不会随意安排句子：“子曰：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”

孔老师要告诉学生的是：有志同道合的朋友自远方来，共同探讨学问、互学所长，不是很快乐的事吗？

朱熹推崇说，这是“人道之门，积德之基”。而我们不妨断章取义，回到上面重新认识的植物朋友。

看它略见稀疏的枝叶，光洁纤长的树干，亭亭而立，仿佛身披红纱的静女。秋阳清澈，更为鲜明的叶片涂上了一层薄薄光彩。

“静女其姝，俟我于城隅”“静女其变，贻我彤管”。是的，我记起了它的名字，紫薇。

曾经，欧阳修看到聚星堂前紫薇花开，感它幽姿独具，也不自怜，也不自伤，在错

过春景鲜丽繁华，独对夏日炎炎时，怡然自喜。感花也是感己，欧阳公写下诗句：“岂无阳春月，所得时节异。静女不争宠，幽姿如自喜。”

它在春天里生发嫩芽，在汪洋恣肆的花海中沉默。它不与春争艳，却在夏日的骄阳下灼灼其华。

夏蝉藏在树荫里咏叹清露，紫薇高擎着红艳的颜色，吸取炎海变清凉微笑。

紫薇，亦作“紫微”。唐开元元年改中书省为紫微省，中书令为紫微令，似以花为名，实依星官名，三垣之一的紫微垣而改，其后古人诗句中也常用来暗指中书省。《晋书·天文志》上说，“……紫微，大帝之座也，天子之常居也……”因此，也指帝王宫殿。

但是花本无心。百日花期，说长也长，说短，也很短。

不待一树浓姿细细看，秋庭暮雨已类轻埃。

天气转凉，秋为之实，叶染霜红。当霜叶凋零，天空下的紫薇又静现疏朗。

从春到秋，从夏到冬，万物变幻着颜色。生发，茁壮，守拙。于是期待着，明年，花开时节，老友归来。

这是自然的馈赠，是宫商角徵羽，在季节的催动下，回荡在每一条琴弦之上的天籁之音。



风之舞 摄影 苗青